

# 李零读《论语》，我读李零

张传官

厦门大学历史系

我读李零，是从他那些旁征博引、考证艰深的学术著作开始的。说句实话，无论是《〈孙子〉古本研究》，还是《中国方术正/续考》，我都是硬啃下来的。并没有体会多少酣畅的阅读乐趣。但那些细致绵密的考证，让我每每赞道：诚哉斯言。这是我所敬佩的李零。

然而，便在这些“一本正经”的专著的前序后跋之中，我却读到了另一个李零，一个并非不苟言笑的李零，一个有趣味、真性情的李零。稍脱桎梏，先生之文便一如既往，直白简洁却深入浅出，读来每有拍案叫绝之处。这是一个思想上有大格局的人，我常常这样感叹。于是从《放虎归山》、读到《花间一壶酒》、《兵以诈立》，再到这本《丧家狗》。这是我所欣赏的李零。

《丧家狗》是一本解读《论语》的著作。在逐字逐句的文本注释和翻译之外，作者对《论语》进行了横向的和纵向的审视，不仅讲清孔丘生时的社会现状与生活背景，也述明孔门儒家的学术传承（导论一、二），从而得出一个结论：

“孔子不是圣，只是人，一个出身卑贱，却以古代贵族（真君子）为立身标准的人；一个好古敏求，学而不厌、诲人不倦，传递古代文化，教人阅读经典的人；一个有道德学问，却无权无势，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；一个四处游说，替统治者操心，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；一个古道热肠，梦想恢复周公之治，安定天下百姓的人。他很恹惶，也很无奈，唇焦口燥，颠沛流离，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。”

这是本书题名为“丧家狗”的初衷所在，固然是李零的一家之言，却展现了观察古人的一个必要的视角。从历史的眼光看，人的个性与情感终将逐渐磨灭，只剩下曾经存在于某个时空的理性躯体。回望历史上的人物，时代愈远，其形象则愈单薄。资料的匮乏造成了后人的理解增添了许多逻辑推理。其性格、其脾气、其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都渐成幻影。孔子也是如此。因此，理解古人，不能一味地进行当代价值的回溯观照，我们必须予以设身处地的思索，或许便是陈寅恪先生所提倡之“了解之同情”（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》）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关键在于尽量避免以今例古，苛求古人，而应当从当时的社会现实与思想观念去了解古人。这是与古人神交的最高境界。而不仅仅是借古人之事，发今时之幽情，而是以今人之头脑，游古代之时空。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，可以说，李零先生几乎描绘了一个活生生的真孔丘。孔子死后，从孔子的弟子开始，孔子便已不再是这个孔仲尼了。

在立论之前，除了对孔子生前身后的时空考察之外，作者还对《论语》本身的文本流变进行了探讨（导论三）。这是人们阅读论语最容易忽视的一个死角。从《鲁论》《齐论》《古论》，到《张侯论》，正是“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”（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）的一个过程。当然，还有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《论语》，这是未经后人窜改增删的古本，极具参考价值。

在具体的写作中，这位自号“上党老西”的老头子，延续了他一贯的行文风格：自然流畅，把话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不玩弄术语和理论，让人读着晓畅有趣。先生之文，颇有魏晋古风，直抒胸臆，自然通脱，不矫揉造作。与此同时，这位“胸中垒块”的学者，在自己的作品中常常借题发挥，对一些社会现象（尤其是学术风气和教育体制）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评。我私下揣度，他是一个好酒之人。神形相亲，不仅可以助兴，也可以消愁。如果说孔丘是一个唐吉珂德，李零也颇有大战风车的味道。这是许多孔教卫道士指斥其为愤青的缘由所在。对此，李零说：“如果批判社会就是愤青的话，如果年龄不影响“愤青”这个称呼成立的话，那我就是愤青！”

相对于百家讲坛的业余选手而言，三古（考古、古文字、古文献）出身的李零无疑是一位术业有专攻的学者。古代经典自然需要更多的人来读，然而若是讲到学术的普及，恐怕还需要最起码的专业水平。否则，不顾孔丘的生活背景，不顾《论语》文本的时代差异，硬伤百出地大讲特讲个人阅读的人生感悟，于己只会越陷越深，于人则会误人子弟。引导人们走近经典固然不错，然而如果带着充满偏见和误解的第一印象去读《论语》，则难免误入歧途。从这个角度出发，穷心古典学研究数十年的李零先生的这本讲义，至少可以更有效地避免歧路亡羊的事情发生。

这是我所理解的李零。

本文刊于《中华读书报》2007年11月21日第10版